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騰錄貢生_臣黃琮

騰錄監生_臣單可姪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十七

宋 楊簡 撰

大雅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
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
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

后稷咏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苒荏苒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爪𦵏
嗉嗉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邇
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
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
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
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卽盛于豆于豆于登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斚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

維醺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毛傳曰敦聚貌行道也鄭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叢生曰苞泥泥有柔意歟蘆葦叢聚如兄弟會聚牛羊勿踐履愛之之辭泥泥和柔喻其親愛兄弟之情似之戚戚者親愛切至之心其間兄弟之遠者往往以疏屬謙辭故曰莫以為遠俱兄弟爾其俱也陳肆筵席老者則授之几毛傳曰設席重席也春官司几筵

筵在下席在上鄭箋云御侍也謂敦史箋謂緝為猶
續未安緝有比密之意老者之旁有侍御者比密焉
毛傳曰箎爵也夏曰醎殷曰箎周曰爵箋曰進酒於
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
不舉也考之儀禮如箋所云洗爵奠箎錯舉互見毛
傳曰以肉曰醎醎臠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
曰𦍒箋云薦之禮非苴則醎醎也燔用肉炙用肝以
脾函為加釋器云肉謂之醎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醎

周禮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孔疏云用肉為醢特
多汁故以醢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
屬為之名也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腭口下曰函說
文函舌也按燕禮雖諸侯之禮其與王禮宜多相似
歌必以琴瑟故此毛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今彈琴多
近罏則聲高此謂或罏疑指琴瑟也而釋樂云徒擊
鼓謂之罏郭璞注引此詩云或罏然爾雅亦多差謬
亦難盡信當兩存之以待來者董曰舊書作加穀定

本作嘉唐改從定本孔疏云正饌以外所加嘉穀則
脾之與臠毛傳曰敦弓畫方也天子敦弓錡矢參亭
已均中藝鄭箋云舍之言釋也孔疏曰敦與彫古今
之異集韻彫音有作殳者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
不言彫畫蓋周公削之欲從質也周官之書周人不
能盡行自洛都封建大事猶莫之行而況他乎敦弓
未必果音彫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彫弓大夫黑弓
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彫弓大夫

嬰弓士盧弓孔䟽以為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况徐氏
敦都雷反不音彫先儒好異改字強音者亦多今闕
疑以待來哲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方言云箭自
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考工記
矢人為矢鏃矢三分第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
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孔䟽云輕重鈞亭四矢
皆然故言四鏃既鈞周禮司弓矢殺矢鏃矢用諸近
射田獵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注謂散射禮射也此詩

禮射而曰鏃者詩言大略鏃矢通稱周禮八矢名物
詳辨不必牽合也鄭箋謂將養老先射擇士王肅以
為燕射呂曰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
孔疏唯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於旅醕之後乃為之
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
哉從鄭氏以為大射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
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禮如鄉射之禮雖
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

者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朱曰既燕而射以為樂也連中者發矢必均齊有毫髮之差必不中矣安能四鏃皆中如樹射禮釋獲者取賢獲執以告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孔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箋云射禮擯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徧釋之朱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毛傳曰魯孫成王也醺厚也大斗長三尺孔疏云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先祈祀於黃耆尊幼之序也釋詁云鮐背

耆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瘦背若鮐魚郭
云背皮如鮐魚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
毛傳鮐背大老也箋云背有鮐文諸儒所言皆莫知
鮐魚之狀毛傳疑焉惟曰大老雖釋詁亦莫釋其詳
背有疾文隱藏不見亦非美談觀詩文未必謂背文
老者髮黃則可見也豈以老壽者背多隆起若台耶
爾雅作鮐則或以鮐魚之狀如老者之背耶台背其
老壽者體狀可見於外者歟黃耆將受爵之時侍御

者或引之於前或翼之於左右愛敬之至也祺猶祐
歟介大也景明著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皆所祝黃
耆之辭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
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
祿焉此序亦差黃耆言宗族兄弟之老者非外也祺
福乃祈祝黃耆之辭豈成王自為也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豈由愛物故能睦族耶序差謬多矣言辭
似典雅而實不可考因鄭康成不知其為衛宏作謂

序在毛公之前遂尊信之致悞後學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
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
有倬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
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

至矣既醉之詩非聖人不能作諸儒不知道阻滯不通大失厥旨是詩言公尸嘉告又言孝子執競祀武王之詩亦曰既醉既飽然則祭祀歟或曰既祭而燕也祭與燕不必深辯而其大旨則同以放逸不知道者之心醉之飽之則酒也食也以不放逸道心醉之飽之則皆德也皆昭明融一之妙也是謂靜嘉是謂三才共貫百聖共由之道是謂福祿之本人情多因醉飽放逸故是詩首言醉飽以明德性君子萬年介

爾景福君子謂王也爾亦謂王也萬年蓋嘏辭以士大夫祭禮嘏辭推之宜有之此則因嘏辭而祝頌之贊詠之介大也景明著也爾雅雖以景為大爾雅固多差誤殺者殺雜之薦折俎之類羣臣之所共饗將持也言爾我以別羣臣歟萬年所謂祝其壽考也此君子萬年推福於與祭諸臣歟人心無體自廣大自昭明自融一意動而遷始昏始雜始卑陋故此以為高因言高朗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易曰君子以

自昭明德此心之神未始不一動乎意始失其一故
有始無終故此言令終俶始也其終如始也復吾心
之本一也發明德性於是為詳周祀先王先公言公
尸尊祖也嘉告嘏王也其告維何當是受福于天眉
壽萬年之類而此惟曰籩豆靜嘉何也至矣大矣惟
知道知之籩豆有列靜乎嘉哉此嘏辭之所有聖人
取其要語以明道也此可以默會而不可以言宣可
以畧言而不可以詳說蓋有意則可以詳說無意則

不可詳說孔子曰陳其薦俎序其禮樂而君子知仁
焉者靜嘉之旨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孔
子屢嘆之者靜嘉之旨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而二三子猶以為隱者靜嘉之旨可以略言而
不可以詳說也非祕而不可詳說也無可說者不可
得而詳也朋友諸臣也書曰臣哉鄰哉與祭諸臣威
儀肅雖彼此感攝齊明融合威儀無失隨時而中孔
甚也至也隨時中節之至也朋友之所攝者靜嘉融

明之心也威儀之所時者靜嘉融明之變化也君子有孝子此君子謂前王也此孝子謂今王也融明靜嘉之謂孝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然則此孝豈有匱竭耶宜其錫被爾類永永無窮爾雅云宮中街謂之壺郭注云巷閣間道蓋東宮西宮南宮北宮有巷道也室家之壺言子姓異宮允嗣也福祚及其嗣有永也蓋由乎道者何所不利何所不通也僕附也其景命之集不

特于其躬又于其子孫故謂之僕及已為正及子孫
為附釐正也女與士皆子姓也王能釐正其女士即
景命之延及于女士也又從而釐爾孫子即景命之
延及于孫子也予以明其道不絕則福祿亦不絕其
道絕則福祿亦絕禹啟之後太康遂失邦者道絕也
大王王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不絕者以道不絕也
毛詩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
焉此序辭似雅正實失詩旨徒為榛蕪以蔽大道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
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
酒既清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潒公尸
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
鷖在亶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
無有後艱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假樂中庸左傳皆作嘉樂毛詩假樂者嘉音之訛也嘉善和樂蓋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徒樂而非善固非德性之樂徒善而非樂亦非德性之善既嘉

善而又和樂德性之光自然而然初非有意于為善
又為樂也德性之光輝合嘉樂二言庶乎形容之也
此惟有德者自知惟有德者知之非章句儒所能識
也君子謂王也德性人所同有惟不昏蔽是為君子
即嘉樂之容光其令德已顯著其言行政令令德益
顯人猶民也人又足以包諸侯諸臣由此德此性而
發無所不宜無所不通人心在是天心亦在是故受
祿故天保右之命之申而延之雖曰是天實自君子

之德性干祿非干求也千字似干傳之微訛也闕疑
則可箋謂干求則大不可十百為千千祿百福言其
多願王子孫蕃衍至于千億穆穆靜默之容皇皇聰
明尊大之容此亦言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也非
有心于為靜默為精明尊大也德性無思而其容光
自然有若是穆穆皇皇之象也君王通稱宜者善之
之辭也不愆差不昏忘率由先王舊章由德性而發
自不愆不昏自率由舊章蓋自與古先聖王所施所

行合也威儀抑抑謙抑之容令德之音秩秩不已人
頌其善不一而足無怨之者無惡之者莆田鄭曰匹
類也率由羣類衆欲而行無已私也凡是皆德性所
發自若是也是固可以受福無疆而為四方之綱不
特為四方之大綱而已又為四方之紀紀者每事咸
宜雖小事無一失也如萬紀之畢張也箋云燕者燕
飲毛傳曰朋友者羣臣也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
太史友內史友呂曰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

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所憂者怠
荒而已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也方嘉
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
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
乃民之所由休息也毛傳墜息也孔疏引釋詁四息
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墜而爾雅疏無某氏曰何耶
按四許四反然則墜者四之音而字訛歟詩此類多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餼糧于橐

于囊思輯用光兮矢斯張干戈咸揚爰方啓行篤公劉
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嶽復
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
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
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蹒蹒
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
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

夕陽幽居允荒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
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濶遡其過濶止旅廼密芮
鞠之即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洄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饔飱豈弟君子民之
母洄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壘豈弟君子民之
攸歸洄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
之攸暨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
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
苗矣爾土宇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弟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
弟君子四方為則顓顓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
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

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蓁蓁萋萋離離喈喈君子
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
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逌無縱詭隨以謹憚
俶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

沆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
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沆可
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
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沆可小安
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
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宣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
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
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謹多將煊煊不可
救藥天之方憊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
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
璫如篚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佺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

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衍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
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惇德女興是力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慙流言以對寇攘
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休于中

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
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如蜩如蟬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
斁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
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
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修
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質爾人民謹爾
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

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
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
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
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俾
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
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
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

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
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
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
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遒
其德俾民大棘

芟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旃旒有翩亂生
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
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
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
我圉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朔風亦孔之僇
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

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痒哀恫
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
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
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以譖不胥以穀人
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
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
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
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
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遘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
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
既大甚藎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
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
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
川旱魃為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
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
寧瘼我以旱慴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

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
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
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
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
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廛廛申伯王纘之事于邑
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

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

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以贈申伯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咭咭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
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第錯衡玄衮赤舄
鈎膺鏤錫鞞鞞淺幟倬章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
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蔎維何維筍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邁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
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
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貍
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
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貍奄受北國因以其
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貍皮赤豹黃羆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

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
寧江漢之潁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
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
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
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虢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

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
王曰還歸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
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
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
為梟為鵠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鞠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

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感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秣靡其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

皐皐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賤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
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䟽斯裨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潁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
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又按自洞酌至召旻凡十五篇大典
與欽卷惟烝民召旻二篇餘篇俱存無楊氏解或是大典

編纂脫誤不應連篇遺漏
恐是楊氏原本有缺卷也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十八

宋 楊簡 撰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者歎美之辭穆者深遠之貌清者潔清也大抵皆
贊美之辭相助祭者顯者儀物顯著肅敬雝和毛詩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鄭康成不知衛宏作序意毛公之前已有序
悉尊信之故箋謂顯相為諸侯案士虞禮祝辭哀子
顯相則凡助祭之人皆可以言顯相不止於諸侯也
言多士秉文之德不及諸侯者諸侯被文王之化淺
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非文王能強人以其所無也
人皆有德性文王有以感發之秉猶秉彝之秉非強
力外取言不失爾對猶配合也夫文王大聖而多士
即能秉其德配合在天之靈者孟子曰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爾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感而化之非
由外鑠駿敏也美也奔走在廟執事也肅雖濟濟駿
敏不亦顯乎不亦順承乎承文王之德也射厭也文
王之道士民之所共由中正平常本所固有何厭射
之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之命天之道也不知道者謂命自命道自道周公

作是頌知天命之不已不已不息也穆者言其深遠
不可測於者歎美辭天道變化至如今不已也天雖
無聲無臭不可測知而文王之德即天德也故中庸
引此詩曰純亦不已文王之德文王之心也孔子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心無形體清明無際純一無二天
人道殊其迹則一惟純故不已中庸曰聖人之道發
育萬物惟天人一故能發育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
之義明三才一致也是故天命之不已即文王之不

已文王之德不亦顯乎文王之顯著即天命之幽穆
文王之心即衆人之心即千萬世之心孟子曰堯舜
與人同耳此曰我其收之曾孫篤之者以其一故也
我者周公自謂也文德假大盈溢以及我我收受之
曰溢曰收當默通其意無執其辭孟子詳言說詩者
不以辭害志此之謂也曰溢曰收不可以二言不可
以思為言惟心通內明者自知自信駿俊也惠順也
曰駿曰惠曰顯曰純曰穆皆所以贊說斯道而非五

也如玉曰白曰瑩曰潤而無二玉也如金曰黃曰剛
曰利而無二金也曾孫謂成王也成王未能收也篤
之斯收之矣篤即收即純知篤與收與純之一者可
以觀此頌矣何則道無二道也百姓日用者無二也
衛宏作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失周公之旨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文王之典則即文王之道後王之道其維清乎清者
不動乎意者也禹曰安汝止之謂也舜曰惟精惟一

之謂也詩曰不識不知之謂也易曰無思無為之謂也孔子毋意之謂也不動乎意非木石然也中正平常正直之心非意也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此之謂也於平常正直之心而起乎意焉不正不直焉則渾濁矣非清也人性本清明起乎意始昏不起乎意則未始不清明清明無體無我如水如鑑文王由是清明而發諸云為是謂典則武王由是清明而緝熙之念慮云為無一之墮乎意無一之不清其緝熙密

矣虛明和融是謂熙矣如水鑑照物不動乎意自無
一之不理矣自無一之不合乎文王矣周禮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肇始也始禋祀昊天上帝而文王配焉
迄至也亦有終義武王至是功成皆緝熙文王之典
所成也是為周之禎祥周之禎祥在此緝熙之中不
在乎犧牲幣玉之間犧牲幣玉所以致其禮行其誠
而其所以致夫禎祥者在道而不在物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傳曰烈光也文文德也辟君也辟公諸侯也烈文
贊美之辭諸侯助祭先王降福于王有嘏辭焉王不
專有其福祭訖而燕諸侯所以均其祉福于諸侯也
曰錫云者先王錫之也載見之詩曰烈文辟公綏以
多福亦猶是也毛詩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也惠有順義又有愛利之義辟公獲茲祉福其惠我

於無疆乎無疆猶無窮也諸侯能修德任賢如後所
云則自然順事無違忠愛於王王室受其惠又願其
子孫永保祉福其有不順不德則禍亦隨之是謂不
克保其福祉毛傳曰封大也戎大也無封大侈靡于
爾邦爾不封靡則王其崇之美崇謂慶賞之左傳封
豕長蛇封豕大豕也念爾祖考有大功故有國繼其
序者當益有以大之皇大也爾欲競強乎莫競于用
人所得其人則四方皆聽爾之教令是謂訓之自

方伯而下凡有屬國皆當奉王命以教訓屬國爾欲
顯著乎莫顯於修德爾有德則百辟咸儀之矣於是
歎美之曰於乎爾若是則先王將不忘女益錫女以
祉福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先王之所以錫之祉
福以爾已德之足以致之也然則烈文之詩諸侯助
祭祭訖王燕諸侯之樂歌乎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祀先王也而衛宏作毛詩序并言祀先公不可信也先公尊太王卑今也于先公之前專頌太王而下之美豈理也哉宏序差謬不可盡信何止此宏豈拘於七世之廟祀必公叔祖類以上故云乎然天下事自古及今斷不可以執一論觀此頌則特祀于太王廟之樂歌與祀有特有祫祫則羣廟之主合祀於太廟毛傳曰作生也箋云高山謂岐山也太王去豳遷岐初治此山治荒曰荒亦猶治亂曰亂治擾曰擾

與彼作矣彼謂太王初作治此山建置社稷宮室庶
司至文王益廣其治康之功彼徂矣謂太王亡矣徂
逝也岐山有夷平之行言岐所以言太王也夫道平
夷而已矣動乎意則失之故孔子之母意禹之安汝
止人心即道故書曰道心記曰中庸洪範曰王道平
平王道正直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斯道甚平
夷甚易簡而自古學士大夫多求諸意舍其本性之
善而外求其故外起其意故自有而自不知自不信

故孟子謂之自棄而諄諄言必稱堯舜孟子深信其
平夷故也子孫言王季文王而下也子孫保而守之
無敢逸也動乎意則放逸放逸則失之矣夫道一而
已矣夫道心而已矣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爾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紂大惡人心怨苦之文王武王有盛德人心歸之則

天命固在二后矣文王本無伐商之志往往以衆聖
贊輔紂惡滋熾憫斯民塗炭義不得已是天命在
周文王武王不得而違始有安天下之志是謂受故
過密人伐崇侯度鮮原作豐邑成就王業不敢康寧
命不本於彼蒼乃基本於二后之心凡二后之心夙
夜念慮云為動靜無非所以成天命也是基命之心
寬宥精密其寬宥廣大而無外其精密無思而無為
盖人心即道故曰道心此心無體而神用無窮有體

則有限量故曰寬宥有體則可知無體則不可知故
曰精密人皆有此心動乎意則昏昏則蔽蔽則立我
立私不宥不密二后不動乎意即禹之安汝止動靜
云為如天地之變化日月之照臨無所不思而非動
乎意也無所不為而非動乎意也曰宥曰密所以發
明乎是也孔子嘗引以明無聲之樂使二后之成王
業一動乎意則私矣蔽矣天命將去之何以基命於
是歎美之曰於是其念慮云為無一之或動乎意無

一之或失其道緝理無差熙和順治意消而道心自
明心明而時措自宜舜命禹曰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惟精一則中矣此聖人緝熙之功也單盡
也有一念慮動乎意則猶未單厥心也有一云為未
中乎節則猶未單厥心也人心本廣大清明無所不
照微有所蔽則亦微有所不盡苟有所不盡則於靖
安天下之功亦有所不盡二后單厥心故其靖安之
功霈然有餘裕矣肆者霈然有餘之意毛詩序曰昊

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按孝經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二詩惟言二后何耶衛宏作序固多差誤未必果郊祀之詩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往也時邁其邦巡守諸侯也王者天之子得乎天
道而後可以居天位是故王者無私惟天道而行之
故天右序有周右助也序者王宅中諸侯環屏皆序
順也雖人道之序順實天道之序順也道無二也二
則違矣安能王薄畧也言語助也震威之也立政曰
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知巡守

以師行也震疊舉而莫敢妄動故震疊文武不可偏廢諸侯不能皆賢其有亂德不可告教則誅君弔民義之不可已者也懷柔百神致禮於百神也毛詩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謂燔柴告天以巡守而至又望秩山川也蓋繼虞書之言此言百神又不止於山川矣首言昊天則柴可知矣不繼言百神河嶽而言右序震疊者欲急明巡守以師非私也奉天道而行也自西周東行巡守必經大河喬嶽也毛傳謂嶽

岱宗周禮五嶽毛傳何止於岱也允信也后猶王也
武王初有天下初巡守遠方諸侯於是咸信武王之
王天下矣昭明有周明今王為周矣武王更也義見武
微不特明昭今王為周又昭明次序在位諸賢謂從
行公卿欲四方知大臣名德諸侯咸順無所誅伐則
干戈無用而戢斂之矣弓矢無用而橐藏之矣武王
本心之所求者懿德而已干戈非所尚也時是也肆
陳懿德於是夏歌之中夏歌有九歌何以名夏夏大

也由道而行是謂大也允信王心之保守斯道而無失也周禮鍾師鄭注云呂叔玉肆夏時邁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人皆爭競求已之強而得其所競者千無一萬無一至於武王則得其所競矣故曰執競蓋惟無競者能競而競者不能競故古志曰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

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武王中虛無我豈
以伐紂為已利哉天下萬世皆信武王之心無一毫
為私也武王之心信于天下故武王之功烈天下無
能與競武王不為私惟成康濟斯民之功其心甚顯
明人皆信之不亦顯乎其為民不為已之心甚明也
故上帝大之皇大也大武王之心也彼謂武王也奄
有猶曰盡有之也四夷諸侯咸服之也中虛無我故
清明無所不照鐘鼓磬筦祀武王以樂也嚶嚶之聲

洪將將之聲清降福嘏主祭也穰穰如禾葉之多也
簡簡如竹簡之多也爾雅曰簡大也未必然也爾雅
多差誤威儀反反母反顧至謹也有獻有酢有酬
故醉飽福祿來反者明福祿由已德所致非自神也
出乎爾反乎爾毛詩序曰執競祀武王孔疏云祀武
王之樂歌也魯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曰夫樂先金奏
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后也韋注曰肆夏一名
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周禮鐘師

鄭注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文者事業之可觀也即堯文思之文也即文王之文
也道不可見惟發諸事業乃見之思語助也后稷德
配天故周郊后稷以配天天人本一人心動而昏始
異是故克配為貴克配非有他也不失其本心而已
矣教民稼穡民得以立莫非后稷之道也極至也道

之異名書曰皇極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道不可以復加也故極聖人知衆人必以后稷稼穡之事為淺者不知其為道故大為之言曰極此頌武王或周公所作也非聖人不能為是言道無精粗一貫無二天人本一事理無殊是道大同人自異意不起乎意本同本一孟子曰舜麥趙岐注云舜麥太麥也說文云舜周受來牟也一麥二牟象其芒刺之形廣雅云來小麥也牟大麥也說文齊謂麥曰舜鄭箋乃引

偽泰誓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謂此來牟鄭未知
此偽泰誓乃張霸所為故信之來牟亦見臣工篇曰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草木之變昔所無而
今忽有世雖有之而此來牟忽生足以濟民此天也
事物之變無非天者而況於忽生濟饑之來牟乎后
稷始獲此來牟遂以貽種孰遂廣布其種不問中國
四夷率徧也是上帝命后稷徧養其民無此疆爾界
之間而后稷與天合也既言配天又言極又言無此

疆爾界之廣大而卒曰陳此常道于是夏歌之中者何也夫道一而已矣平常而已矣聖人慮天下後世求諸高遠而反失之故又曰常箕子曰王道平平孔子曰中庸皆言道不離乎日用庸常也平直而非遠也聖人慮人以為淺故大之又慮人以為高故曰常皆所以啓人心之蔽而明道也夏歌有九夏大也亦見時邁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

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庠乃錢鎛奄觀鉅艾

毛詩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疏云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毛傳曰嗟嗟敕之也工官也嗟嗟歎息之辭重農事憂切也公公家也敬爾在公之事蒼頡篇釐賜也王賜爾成法有道焉其有未明則來咨詢深入其中得其法意而行之而後可大抵法簡而意深長不可盡述故須咨詢

茹入不可草草詩云柔亦不茹茹入也辟飯糗茹草
謂食而入也菜茹柔而易入故茹有入義鄭箋云保
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
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
春故晚春遣之救其車右以時事急救農也介甲也
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孔疏曰月令說天子親
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
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

御明保介即車右也不敕御人偏敕車右者以御人
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敕車右言保介之御間
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
右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耜者
急發毛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蓋本爾雅釋地田
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郭注云今江東呼初
耕地反草為菑易曰不菑畬詩曰于彼新田此臣工
詩謂諸侯反國時維莫春亦何所務求猶務也新田

當如何畬田當如何於歎美也皇尊大之也歎美尊
敬今茲來牟之麥乃本於后稷之時上帝神化之所
生至於今種藝滋盛然實受天之明命今當耰而糞
之將受上帝粒食之賜必明昭其本於上帝之命故
迄用康年迄終也康樂也民足於粒食而樂亦曰樂
歲即康年也意謂康年乃本於上帝使民敬天亦導
民之良心也毛傳曰耒具錢鉞耨耨耨耨也孔疏云
耒具釋詁文說文錢鉞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鉞宋仲

子注云鉋刈也然則鉋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鑄田器也釋名云鑄鋤類也鑄迫地去草也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所斲屬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雅曰定謂之耨呂氏春秋耨柄尺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鑄鑄當是一器釋名云鉋獲禾鐵也說文云鉋獲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鉋一鑄一鉋夫鉋既為獲刈之器則鉋不得為刈宋仲子注未必然而孔

疏遽信之何也意錢者耜端之金與後世錢貨其體
圓取此為名與王氏曰戒使衆人各序乃錢鑄以治
田奄忽之間已觀銍艾矣其謂農事不可緩之意與
是頌專於務農者孟子謂仰事俯育之足然後可以
驅而之善救死不贍則奚暇治禮義哉宣王不藉千
畝號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獮為大官其言
藉禮甚詳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數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傳曰雝澤也客二王之後故衛宏作序曰二王之
後來助祭也按周禮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
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又掌客之職凡諸侯之
卿大夫士為國客蓋周禮以諸侯為賓其使者為客

况頌言諸侯必曰辟公凡辟公之詩其辭隆重有容之詩其辭畧於以驗禮文之有間毛傳亦有差誤不可盡信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則國客亦有饗食之禮此其樂歌與王氏曰西雝蓋辟雖也辟雖有水鷺所集也朱曰先儒多謂辟雖在西郊故曰西雝鷺振羽飛集潔雅可愛此愛敬國客故以振比客容既愛敬之又從而勉之曰在彼居國無惡之者來此王朝又無厭

數之者人無不愛敬庶幾夙夜進德無怠不特始有
譽而終亦譽又願其終譽永久不已戾止也止語助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傳曰秭稻也廩所以藏盛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
數億至億曰秭孔疏器實曰盛在器曰盛禹貢百里
賦約總即禾稼也二百里賦約鉉即穗也而地官廩
人職掌萬民之食三釜四釜皆米事明堂位云米廩

有虞氏之庠則亦藏米可知王氏曰利高燥而寒者
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此酒非
三酒澄酒在下者五齊亦通稱酒醴齊濁禮之所尚
故以祀祖妣凡言祖則妣從可知此必言妣者以周
特祀姜嫄大司樂特享先妣生民閟宮言姜嫄特異
言百禮則不止於祀祖妣箋云烝進畀予也祭而神
降之福孔皆皆降福也是頌豐年報祭之樂歌也毛
詩序曰秋久報也言秋未安以時考之周建子今之

八月為周孟冬豐年之報勢在冬矣諸儒考春秋不
詳者多謂周用夏時非也周雖不廢夏時而朝廷大
禮則用周正補音孔皆舉里切苟勗東西廂賓之
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頒以位叙或延
或陞登儼召史亦有兄弟脊于陪寮憲茲度楷觀頤
養正降福孔偕楷古讀如杞後漢李膺傳時為語曰
天下模楷李元禮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磬祝圀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曰有瞽有瞽言瞽之多也案合止祝啟出益稷孔誤
作臯陶謨爾雅邢疏本鄭注及此詩孔疏皆謂啟所
以止樂今太常寺樂合以祝止以祝於聲音序次為
宜況益稷篇合止祝啟文理亦合爾雅多差誤孰從
竹是古用竹為之所謂木長尺者謂鉏鋳之木爾孔
氏云柷簣圀故古今字耳釋樂云大磬謂之瞽郭云

簫形似犁鋤以玉石為之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
謂之篴大管為簫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篴郭云言編
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篴十六管長尺二寸篴管長尺
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篴六孔邢疏云風俗通
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博雅曰
簫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李巡曰大
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篴篴小也簫一名籟小師注
管如笛形小併兩管吹之聲音生於人心樂官之心

肅敬則音亦肅敬心雖和則音亦雖和其心之不肅
不和者其音亦不肅不和毛詩序曰有聲始作樂而
合乎祖也謂合諸樂而奏之故曰先祖是聽是時適
有四方之使者至觀此大樂之成故曰我客戾止永
觀厥成曰永者言繼此永用此樂亦善頌美辭也客
義見振鷺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鰭鰈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釋魚云鯉鱣鰻鮎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
鰻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
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鰻今鰻額白魚鮎別名鯪
江東呼為鮎夷邪疏曰舍人曰鯉一名鰻孫炎曰鰻
一名鮎則是舍人以鯉鰻為一魚孫炎以鰻鮎為一
魚郭氏以為四魚者如陸璣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
鯉鱣鰻鮎皆異魚也故郭氏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
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

為一物是郭氏所以異也爾雅固多差難盡信然鮎
魚身圓長而首鰓區故亦名鰓與鄭箋亦云鰓鮎鰓
白鰓也釋魚云鮎鯉鮎郭云即白鰓江東呼為鮎邢
疏云詩頌曰鰓鰓鰓是蓋鰓鯉音義同鰓揚也釋
見小雅魚麗介大也景明著也箋云介助也毛詩序
曰潛季父薦魚春獻鮎也孔疏云潛詩者季冬薦魚
春獻鮎之樂歌也月令季春薦鮎於寢廟天官漁人
春獻王鮎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

諸儒紛紛異同謂烈考武王者以武王宜稱烈又洛
誥曰烈考武王故也然此文連文母則烈考為稱文
王文王之功業亦光烈矣若謂武王則文理殊不安
烈考皇考皆文王也特更辭爾毛詩序曰禘太祖也

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鄭箋亦因之謂皇考
文王然武王之時王季太王公叔祖類亞圉高圉之
廟猶在則文王未為太祖此頌惟可言武王祀文王
爾未可言太祖孔疏謂於禮當諱而經曰克昌厥後
乃四海歌頌之聲非廟中之事及採得之後即為經
典詩書不諱故無嫌爾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然
孔何以知詩文於廟中則諱乎禮曰詩書不諱臨文
不諱此詩也文也禮不諱不可以後世多諱之俗意

古者之亦然雖和緩也肅肅敬也相助也助祭也辟
公諸侯也穆穆不言也於歎美也廣大也牡明非牝
也故又曰騂牡曰元牡曰白牡曰牝牡肆盛也假大
也綏安也燕亦安也文王知人所用皆宣力明哲之
人後嗣賴以為輔又文王之為后有文德足以深入
人之心又有武功足以服人之心道兼文武故後王
依賴以安文王安民民安則皇天亦燕安天心不可
見以人心見之人心即天心於是知燕及皇天文王

所遺有宣哲之人又有文德武功之遺業其道藏及
皇天故能昌其後祭有嘏辭綏我眉壽介助我以繁
多之福祉皆嘏辭之所有也王禮嘏辭雖無見攷而
少牢饋食禮嘏辭有眉壽受祿之辭此詩其武王受
嘏之樂歌與右助也不特蒙右於烈考亦蒙右於文
母文母太妣也此句法與我將伊嘏文王同謂蒙嘏
於文王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脩革有鴈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嘏公土切韓愈元和聖德詩飲沃羶鄉產祥降嘏鳳
凰應奏舒翼自舞字以古得聲 毛傳載始也爾雅

釋詁哉始也載哉義同陽陽言有文章和在軾前鈴
在旂上條革有鴈言有法度王曰諸侯來見則曰求
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箋鴈金飾貌釋器云
轡首謂之革李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是天子之享

其福也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君臣皆受

其福也

按以上原本脫今補

眉壽多祜知先王嘏今王之辭有

是也皇天也祜福也昭考既嘏于嗣王復以遍及于

諸侯謂獻酬及燕與故光烈文德之辟公均綏以多

福雖然福非自外至當自求多福俾緝熙使自求也

使緝治也緝則微細無失矣今蒙福嘏未保其後不

雜以福故使自此緝熙無失則福嘏純一不雜矣序

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毛詩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殊未安夫始見則于廟
矣詩言宿宿信信是四宿也薄言追之是追止留燕
非廟中之辭也又淫威非所宜言於微子之前是頌
殆燕饒武庚之使者樂歌也衛宏作序差誤之迹良
多不可盡信殷尚白馬知其殷後周禮四方之使者

曰客諸侯曰賓詳釋見振鷺周不廢殷祀使得用殷禮故白馬曰亦者不特其君白馬其臣亦白馬毛傳曰萋且敬慎貌孔疏謂敦雕古今字旅衆也使客之屬衆也雕琢儀物文辭之美也爾雅釋訓曰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箋曰繫絆也毛傳謂欲絆其馬而留之禮備客歸追而留之又問其左右而綏安之恐其有不安便故不肯留也禮所以著誠也此頌所以道王愛敬客不已篤厚之誠心也故

禮有追餞非虛文也此追餞國客之樂歌也夷平也
孔甚也夫既有淫威今則降福甚平言無彼此輕重
之間所以慰安武庚之使者也淫威謂伐紂也掌客
上公三饗三食二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
一食一燕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殷後爵上公故其臣下二等於四宿而歸與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

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
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武頌無此
二章後乃析而為賚為桓殆秦火之後毛詩錯置之
而杜預謂蓋楚歌之次第亦曲矣於者歎美之辭皇
尊大之稱烈者功業之光顯武王之烈人無得而競
也天下莫與之爭矣允也文王之文德天下信之文
王初無取天下之心帝謂文王無然畔援誕先登于
岸蓋衆聖贊啓文王始赫斯怒遏徂旅而猶事殷然

其計安天下則文王已開之矣嗣子武王受之既勝
殷則遏止劉殺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定者安定之
云爾楚子引此詩者定爾功亦言其不尚威武之意
文王武王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其心皆在於安定天
下之民非私於已也非私其怒也耆老也有終極之
義謂終定爾功其功乃安定之功文王開于始武王
成于終故曰耆若夫後世動于已私過于劉殺何功
之有毛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然則武王作此樂至成

王時周公作此頌而樂歌始備與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

毛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箋云閔悼傷之
言也造猶成也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武王即王
位未久而崩是家業不造成於乎歎辭皇考武王也
武上壽壽永世克盡孝道謂能繼志述事光有天下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傳曰訪謀落始時是率循猶道判分渙散也釋詁云艾厯也郭璞云長者多更厯予謀其始率循昭考武王之道歎曰悠哉悠悠未濟之意朕未耆艾未有所經歷予將有所就而繼有三軍淮夷之判周道分散親族離渙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所願武王紹繼文王上下帝庭之道陟降我家以保右我大雅云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頌云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此上下猶
陟降也謂陟于帝庭奉帝命降而行之天下此則願
武王紹繼其道降于我家休矣者願佑我以休祥保
我身使安明我心使不昏明之為言亦欲啓成王之
心釋其疑也是頌成王祀武王有所祈也而毛詩序
曰嗣王謀于廟不曰祀何也衛宏作序多鹵莽訪云
者謂成王始訪問詢謀不謂今也爾雅多差父未必
果訓歷謂朕耄耋父謂幼沖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朱氏思語辭也李曰鄭氏以為變易之易不如杜元
凱以為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元凱注奉承其
命甚難毛傳曰士事也桓頌康誥亦以士為事天昭
顯可覩而命不易保無曰高高在上未必監察于下
也天神降監人事復陟而升日日監察于此自敬之

至是一節所以致戒于王也於是又言王致答謙辭
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惟敬而已日日進而就之至于
月而寢熟將持漸固謂稍能持執不失也緝而治之
漸有光明爾其弼我仔肩之任示我顯德行予將學
焉敬言進德之太要緝言細密學患疏畧行必本于
德不可務外而不由中空言無所據必明示以顯德
行當時大臣必有進戒之言如右王亦必有致答謙
辭自序及求輔之意畧如右作為樂歌以燕羣臣與

其言敬若緝熙言示德行其教者致教之辭與抑王親聖賢之教自能為此辭與夫燕而聞是歌自然感發其君臣之德意潛釋非心毛詩序惟曰羣臣進戒嗣王猶未盡其旨也箋云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孟子拂士亦輔弼也拂佛通諫則拂逆之美說文仔克也所以荷任者肩也時猶我也示其拂我之違使我克勝其肩任社稷民人之任重也

予且懲而毖後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此成王悔過之詩也毛詩序曰嗣王求助未得其情
草之相比曰筭竹之相比曰筭今俚語相并比曰連
筭曰成筭當日成王惑于管蔡之流言而疑周公後
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啓金縢之書
將卜而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始感悟始不疑周公
始悔昔者信管蔡之非蜂喻管蔡王與管蔡連比是
筭蜂也王惑于管蔡故管蔡依王以作亂幾危社稷

是王自取辛螫也蜂螫毒人懼之痛如辛故曰辛螫
王曰予其懲創前事而毖慎後患懼後有若管蔡之
類為患故加慎也莫如予之葬蜂自求辛螫肇始也
始信彼桃蟲雖至微後乃拚飛維鳥武王崩予幼沖
未堪家多難而又集于蓼蓼味辛亦猶蜂螫之辛更
辭叶韻故又曰蓼其意則同鄭箋云鵲之所為鳥題
肩或曰鵲皆惡聲之鳥孔疏曰定本集注皆云或曰
鵲皆惡鳥也月令季冬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

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鵙不類

諸儒又以鷦為巧婦與題肩又不類箋以三者為一

其義未詳

按原本鄭箋以下闕今補入

郭璞注云桑飛即鷽鷽也

又名鷽鷽亦名巧婦江東呼布母按爾雅云鷽鷽鷽

鷽屬非此小雀明矣說文云鷽鷽桃蟲也毛傳謂莽

蜂摩曳也蓋本於釋訓男蜂掣曳也毛義未安成王

悔過如此明白明以告人自怨自艾此其所以為賢

王也

載艾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飡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縣縣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飮其香邦家之光有
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艾所銜反澤補音一讀直格切一讀徒各切畛之忍
反補音之人切張衡東京賦殿未出乎城闕飾已反

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神明 毛傳曰除
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
叔也旅子弟也彊彊力也鄭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
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
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
曰以爾雅侯維義同語助也下濕曰隰不必留水故
無畛徂往也澤澤耕田有水也李曰貪者衆人飲食
之聲也毛傳曰士子弟也箋云饁饋饌也依之言愛

也思語助也士夫也曰媚曰依言夫婦親愛也毛傳
曰略利也問之田家曰耕罷略去耜端之積土爾非
略而利之孔疏曰王肅以倣為始載為事箋云實種
子也函含也活生也穀種浸而芽蘖乃播布之釋訓
曰繹繹生也邢疏云舍人云穀皆生之貌載文云驛
驛其達箋云達出地也毛傳曰傑苗厭然特美也鹿
耘也箋云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簡謂厭者
飽飫充盛之貌與孫炎曰縣縣言詳密也郭璞曰云

不息也王氏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濟濟者刈
穫齊整不亂有序也其積厚而其實多萬億及秭宜
其積實也所積少則虛矣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釋見豐年毛傳曰餼芬香也椒猶餼
也胡壽也考成也孔疏引左傳僖二十二年雖及胡
考諡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為壽也釋詁云考成也蕩
曰雖無老成人今為酒有用椒者夫年豐為酒醴烝
畀祖妣以洽百禮又酒餼然其香豈不甚美豈不為

邦家之光胡考之寧者神降福嘏也毛詩序曰載芟
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差誤良多是頌首章似藉田其
後非矣亦非祈社稷情狀周禮右社稷左宗廟今首
言烝畀祖妣則知非祀社稷也社稷尊於宗廟此乃
百禮之一爾熟玩始末其蜡祭之樂歌與蜡亦農事
之祭也序陳農事之勞動又言噲饁媚婦依士亦近
於戲樂且者苟且也蜡所以戲樂疑苟且徇俗故曰
苟且先聖王雖本因俗然既制而為禮後王尊行不

廢非苟且也匪今始有今禮乃振古如茲爾雅釋言
云振古也振其填之訛與填長久之義也詳釋見大
雅桑柔此曰久古如茲爾熟玩辭情依然蜡祭之樂
歌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此蜡之道也

畷畷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鉶斯趙以薊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挈挈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稌牡有球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郭曰叕叕言嚴利也箋云良善也筐筥所以盛黍也
毛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利也箋云有來視汝謂
婦子來饁者也其笠糾結而成者縛鋤類釋見臣工
說文云薺拔田草也毛傳曰薺水草也釋草云薺委
葉郭璞云詩云以蓀蔞蓼朱曰今人取以藥溪取魚
故又曰荼毒毛傳曰桎桎穫聲也墉城也栗栗實也
其積厚實也載芣云有實其積釋獸牛屬黑肩牂毛

傳曰黃牛黑脣曰犝社稷之牛角尺角稍長故有犝
然之勢古之人謂祖考以上也皆重農事皆報社稷
今似續古人遵行其禮亦猶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
如茲大抵聖賢好古遵古故必及此毛詩序曰良耜
秋報社稷也言秋未安秋方刈報在冬耳今八月乃
周之孟冬

絲衣其紆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鼎兕
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於者歎美之辭王師周王之師王謂文王武王也師衆也自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武王即位猶須暇之猶覬紂惡之或悛也是謂遵養時晦鑠言有光也人心歸周王師義勇豈不有光至於紂惡滋熾人心滋憤天下咸願武王必伐熙和也人心歸

周咸和而純一故天下大介助武王不止於三分有
其二而已人心之大助即天命之大助武王於是不
得不順受其大介曰龍者如龍之奮飛變化也下文
蹻蹻亦有龍之象奮武也於是大有所造為而往伐
或曰龍寵也承天寵而受之長發亦云荷天之寵鄭
箋云載則也允信也載猶則爾大抵語助也惟王有
造故今成王得為之嗣故曰有嗣實惟文王武王大
公足以信於師衆咸信文武志不私於已亦猶湯四

海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毛詩序曰
酌告成大武也朱曰內則十三舞勺即此詩也學業
其謹諸始哉諸儒自不究詩序之是非一從其說厥
後卒至牽強穿鑿而不可解酌之序曰言能酌先祖
之道以養天下詩中無此意桓之序曰講武類禡也
詩中無講武之意又曰桓武志也蓋乖矣武王之公
允信於師衆徂往伐紂維求安定斯民爾用武非武
王之本志也賡序曰大封於廟也詩亦無此意求賡

意不得不得不為曲說爾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嶽河
海詩近似矣而實非何謂翕河何以言允猶下文全
不類巡狩詩序自闕睢以來其差謬累累是四篇者
其大武樂章之異名乎酌者酌時而行也時晦時純
熙靜動隨時酌而行之也桓則取諸桓桓賚者以敷
遍當時之人皆繹思周德思願武王之伐紂出民於
水火之中武王往伐維求安定斯民是大賚於四海
也般者武王率師而東陟其高山及墮山又及喬嶽

渡孟津故詩人即河取喻天下咸知文武大公而非私猶道也允信之道也如彼翕受河流人心篤信畢趨敷天之下裒衆其時之對向周王而不違去者不期而會伐若是其衆也是時人心樂武王之必伐樂水火之今出其樂可勝既耶故曰般般樂也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前之武與此酌桓賚般皆武樂異章之名而毛氏

錯置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武王伐紂萬邦咸綏安屢年豐登其以人和故天地之氣亦和與天既命武王伐殷又錫之以屢豐年故詩人謂之天命匪解謂天命淳錫勤勤而不懈也桓桓者武德有所植立也武王能保有其事四方征伐滅國五十克定厥家功成業定是謂植立是詩序武

王伐紂已後之事詩人歎美武王之德蓋與天通其
桓桓征伐無非天道皇天也太矣哉天以武王伐殷
也間代也敬之亦以士為事亦見康誥餘釋見酌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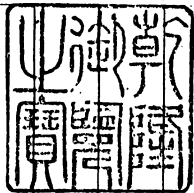
止語助也文王本無伐紂之心後以紂惡滋熾民久
苦其毒羣聖賢贊文王之安三分天下其時歸文王
密人無道助紂為虐文王曰天命也始修王業既勤

勞矣大勲未集武王應受此志而繼行之敷遍一時
之人皆繹思周德思願周之伐紂思之不已曰繹武
王不得已而往伐徂往也維求安定斯民爾非私於
已也時是也是周之天命也天命周往伐也夫周之
所以致天下之繹思不已者何也是道甚美也大公
無私天之道也使文王武王有一點動乎私之意則
安能致天下之繹思於歎美之辭也餘釋見酌言時
是多通用蓋記音異爾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
時之對時周之命

於歎美也皇天也歎美尊大周王伐紂其時東伐升
陟高山墮山喬嶽渡河而伐紂其致天下允信之道
如翕河流畢赴會伐敷天之下裒聚其時之對向于
周者畢會是周之天命也時是也必曰命者時非武
王之私心皆天道天命也爾雅釋山云巒山墮郭璞
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詩曰墮山喬嶽餘釋見

酌



| | | | | | |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謄錄監生臣章松雲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十九

宋 楊簡 撰

魯頌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
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
者有騅有馵有駢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駟
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駟有維以車
繹繹思無斃思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

有駟有馭有驛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才柏梁臺七言才與時叶易林履之巽曰蹇驢不才

駿驥失時明夷之觀曰德積逢時宜其美才舜南風

之歌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史記龜策

傳天地合氣以生百材陰陽有分不離四時按韻補有陸雲

詩咨予頑矇叢爾弱才沈補音才前西切簡彘前移

切邪補音祥余切不正也太元法首邪與辜叶羨首

邪與夫叶班彪北征賦邪與圖叶班固王汲贊邪與徒

叶急就章邪與胡叶 毛傳不言僖公而衛宏作序
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垆野魯人尊之於是乎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衛宏固多妄而此序若
有所據者鄭云史克魯史也孔疏云僖公既薨之後
魯請為作頌既為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以左
傳文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故知史克魯史然
熟觀是頌殊無追頌情狀餘頌亦然安知非僖公末

年公兩朝于王所後王使宰周公來聘時邪安知非
作頌以陳公之美而請錫命邪晉大夫為武公請命
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亦此類爾以春秋觀魯君其
失道不一以詩觀魯君其得乎道亦不一明道不在
遠人心即道順則正不則邪毛傳曰駟駟良馬腹幹
肥張也垆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
外曰垆鄭箋云必牧於垆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
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釋畜云駟

馬白跨驕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色也郭璞曰跨髀間也釋畜又云黃白皇孔疏云其驪與黃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檀弓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毛傳曰黃驛曰黃王氏曰彭彭張也車雖彭彭張大馬能以之以者負之而行也魯君思慮政事無有疆限言勤思廣博以至於思牧馬有驕皇驪黃之臧善斯此也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黃白雜毛騅毛傳曰赤黃曰驛蒼騅曰騅伍伍有力也孔疏云驛騅爾

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禮稱陽祀用騂牲是
騂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
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
微黃此其所以異也蒼騂曰騂謂青而微黑今之騂
馬也顧命曰四人騂弁注云青黑曰騂思無期限常
常動思也才者騂之反才猶良也釋畜云青驪驪驪
白馬黑鬣駟孫炎云驪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云
淺深斑駁隱顯今之連錢驄禮記曰夏后氏駟馬黑

鬣毛傳曰赤身黑鬣曰駢黑身白鬣曰雉孔疏云駢
雉爾雅無文釋畜云駢馬白腹駢駢白駢郭璞云駢
赤身黑鬣繹繹行不息也魯君思政理無厭數作動作
也言其善行也釋畜云陰白雜毛駢舍人曰今之泥
驄也樊光曰駢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今嚴
嫫人皆以陰為因亦猶咽咽即淵淵釋畜云彤白雜
毛駢郭璞云即今之赭白馬也釋畜云二目白魚郭
云似魚目也毛傳曰豪駢曰駢駢戶宴反孔疏云駢

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云骭脚脛然則骭者
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駮皆白驢無毫骭白之名傳言
毫骭白曰驪者蓋謂毫毛在骭而白長名為驪也驢
則四駮雜白而毛短故與驪異也孔疏此說少思爾
何其曲也毛傳止曰毫骭白不曰皆白白與驢不同
何必曲解祛祛猶去去也魯君所思無邪僻思馬能
如此徂往也諸儒因孔子蔽三百篇以思無邪之一
言而疑思無邪之高遠甚矣道之不明也自諸儒不

省中庸不出日用庸常而道始不明矣洪範曰王道
平平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書曰彝曰常而諸儒自
不悟矣

有駉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
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有駉有駉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傳曰駟馬肥強貌孔疏云四馬曰乘魯君燕羣臣以車來此言于乘之馬悅其臣故亦悅其馬而見諸詩稱臣夙夜在公之勤又稱其在公明哲無所不明故曰明明鷺潔白羣飛可愛故以比羣臣來燕威儀濟濟愛其臣故取可愛之物喻之燕羣臣有樂故鼓咽咽鼓音也本淵淵方音訛而為咽隨方音皆可醉而起舞者禮樂之事士大夫所習學燕而醉亦舞舞與鼓節相應故連言之鼓而舞所以相樂也胥相也

皆也黃釋見駟釋畜云青驪駟郭璞云今之鐵驄自
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相與祈祝之辭也
有年豐年也詒遺也毛詩序曰有駟頌僖公也君臣
之有道也此序固無害于道然舉天下古今之人皆
可以言有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僖公君臣亦有
時乎無道見諸春秋若此頌所言無失道者亦可以
言有道但恐衛宏本心未必明此以他序知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蓂蓂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子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
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
伊祐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

在泮獻功角弓其觥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
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鴉集于
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
齒大賂南金

陶補音夷周反易林遁之既濟曰鎡基逢時稷契臯
陶貞良得願微子解囚顏師古漢書注凡繇皆讀為
由獨於臯繇作士正五刑乃云繇弋昭反蓋未盡也
先儒謂秦人猶搖聲相近云猶即搖也古今字爾吳

如字又音話訕音凶逆補音宜脚反荀勗正旦大會
歌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蠻貊柔遠能
邇孔淑不逆來格祁祁邦家是若 王氏曰思發語
辭也鄭箋云辟雖水外圓如壁泮半水王制天子辟
雍諸侯泮宮芹水菜也方言云戾至也止其語助歟
言亦語助魯人樂泮宮而從容焉薄采其芹而魯君
至矣觀其旂莜莜然車馬之鸞聲噦噦然魯人無小
大皆從公而往泮宮邁往也藻釋見采蘋躋躋馬足

高也馬高者為美魯君語音清明故曰昭昭魯人愛其君故云釋文之繞反非蓋拘於協韻如字亦協色者顏色和美也和顏笑語無所有怒維教之毛傳曰茆鳧葵也鄭小同云江東名之萑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或名水葵孔疏釋文同曰萑菜永錫難老者獻酢祈祝壽考也亦猶祭禮嘏辭眉壽萬年也後世亦有以酒為壽人言道理有長有短俗曰從長魯侯從羣臣所謀之理長者順之用以屈此羣醜羣醜謂淮

夷叛亂之衆也醜類也穆穆淵默也考之春秋魯君
每每失道而此曰敬明其德者亦非誣也人性自善
其德自明自敬維動乎意始昏始失如雲翳太虛及
雲斂則太虛清明如故矣是故人心善惡是非雜錯
是頌亦稱其善者是者爾是則是道非則非道其敬
明其慎儀誠可以為民則誠有文誠有武允信也誠
也假者格音之微轉也即格也至也烈祖周公魯公
歟魯君之德昭格之非徒祭而蒙嘏辭乃自求多福

祐福也言魯君修己故致祐也既作泮宮未幾而淮
夷服上言明德謂有德故能服之鄭箋云馘所格者
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聽獄之寬平者即臯陶
之心也故言問譽淑善如臯陶古者士君子皆從軍
旅故克廣魯君之德心亦承上獻囚寬平之意不吳
譁不肆揚此文武周公之德化亦魯人德性之所自
有也不吳亦見絲衣桓桓武德之貌狄者夷狄之通
稱淮夷在魯之東南釋詁云烝進也烝烝進進也皇

大也軍旅盛大也不告于誦不以凶敗聞也獻功以
有功聞也鰈者角弓弛而鰈曲也搜索其矢而束之
淮夷服我戢兵也戎車孔博以人不在車而寬博也
孔甚也無數不厭倦也謹終如始用師之道也驕情
者敗雖克淮夷甚淑善而不暴逆苟克勝而不淑善
或暴逆不順乎道則道雖始善而終敗矣今孔淑不
逆則其道益固不隳敗也故淮夷卒於得其心故以
鵠食我桑黹懷我好音為喻黹桑實也鵠雖惡鳥甘

我桑黜而食之喻心服我以好音語寬諭之而彼心
懷服也說文云憬覺悟也毛傳曰琛寶也元龜尺二
寸賂遺也南荆揚也禹貢荆揚貢金三品琛或作賂
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毛詩序曰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未盡詩旨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稊稷
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

續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
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
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
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

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
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
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
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
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
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
龜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

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
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
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
度是尋是尺松栢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多補音一讀章移切廣雅祇也

按原本祇誤多

周公無祇悔

九家本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本亦作祇揚雄冀
州牧箴仰觀前世厥用孔多初安如山後傾如崖故

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何晏景福殿賦艷如蜿蜒虹赫如
奔螭南距滎陽北極幽厓任重道遠厥用孔多一讀
當何切集韻亦有章移切巖補音魚枚切邦補音卜
功切繹補音弋灼切宅補音達各切嘏補音果五切
母補音滿罪切有補音羽軌切斷音短度待洛反尺
補音勅畧切十寸也後漢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
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
方全足帛額逆各切帛撲各切王裒僮約讀券文訖

窮咋索乞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
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穿額早知當
是為王大夫沽酒真不敢作惡搏逋莫切陌莫各切
頤逆各切烏補音七約切碩補音常約切下同奕補
音弋灼切楊雄太常箴翼翼太常是為常伯穆穆靈
祇寢廟奕奕陸機七徵敷延袞之廣廡矯凌霄之高
閣秀清輝于雲表騰蓊蔭之奕奕

按韻補有此
四句今補入陸雲

祖考頌遠除尋軌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廟奕奕伯

逋莫切且碩補音同上孔碩讀 毛傳曰孟仲子曰

闕宮禘宮也恤清淨也枚枚礮密也毛傳先謂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是以大司樂饗先妣故曰先妣而曰常閉而無事何也孔疏謂大司樂云舞以大瀝以饗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饗嘗乃止彼文據周為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

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闕而無事也莊三十二年左傳
稱公見孟任從之闕謂閉戶拒公故闕為閉也毛傳
孔疏甚當時情但闕宮之名蓋世所稱非本立是名
諸儒謂魯有姜嫄廟蓋考是頌之不審是頌惟言僖
公之美推其本始故及姜嫄因稱其廟曰闕宮實實
枚枚申言其美使是頌專言姜嫄廟新廟奕奕謂姜
嫄廟則所謂路寢孔碩者何耶下言松柏斷度尋尺
蓋修治路寢并修羣廟奕奕明煥亦以為僖公之美

故言之以修治非大功故言于卒章毛傳以新廟為
閔公廟則未安夫閔公之廟已新作於僖公之初年
常事亦不足稱頌况文承路寢之事情非閔廟蓋路
寢孔碩興役特盛故首言至于廟則畧修飾而新之
故言公子奚斯董其役至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以
此畧飾而不大治故壞歟鄭箋謂上新姜嫄之廟非
也鄭不善屬文于此益驗况是頌全篇蓋美僖公辭
情甚明非專頌姜嫄也此尤見康成之不善屬文不

省文意不相接應毛傳謂常閑而無事蓋言其大常
非絕無祭事也實實壯實也不回者言正直而行不
回邪也上帝是依履帝武敏歆也彌滿也滿十月即
生不遲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
熟謂之種毛傳曰先種曰種後種曰穉釋草云秬黑
黍李曰菽大豆后稷幼而好種藝種藝輒豐茂穎粟
此降福之始後為后稷之官教民稼穡百穀豐熟奄
有下國則天降福多矣奄盡也下土猶下國言盡下

土皆有黍稷重穰植穉菽麥稻秬也禹治水后稷續繼其緒而稼穡焉大王避狄而居岐陽邠人從之如歸市以大王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去之之一言也王業自此始故此曰實始翦商屆至也武王至于牧野即天致牧野此明武王之心一無已私皆天道也無疑貳無虞度而懼上帝臨護女敦厚也旅衆也武王遏劉止殺厚恤商之旅有道如此萬姓悅服故所至皆克濟厥功咸皆也毛傳曰王成王也元首字居

也鄭箋云叔父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欲封伯禽魯公
乃策命伯禽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王制名山
大澤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法不得有故
謂之賜降福既多云者

按原本王制以下
缺今補入

亦猶少牢饋

食禮之嘏于主人曰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
萬年勿替引之也魯國于東使求保東方常常不絕
詩人因是廣其祝頌祈願之辭不小虧不大崩不震
動不騰踰此又言保其德也箋云三壽三卿也王氏

曰壽考之三卿為公朋也朱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
壽與岡陵等為三也公車千乘者按司馬法成方十
里出草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明堂位謂
魯方七百里此張大之辭非事實明堂位之誣誤多
矣此不可信孟子謂周公之封於魯方百里子產亦
曰諸侯一同三子所見乃事實周禮謂諸侯封疆方
四百里者蓋周公懲三監淮夷之亂新封諸侯勢懼
于不敵故增武成三等之制著之周禮蓋武王始則

因古制不變然自唐虞萬國歷夏商及周強凌弱大并小何止于百里矣殷止三千諸侯至孟津者八百國耳餘雖有未至大概又少于殷可見大益并小新封百里之國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力將不敵周公知其不可不變故增其制蓋欲益周公之所封以藩屏周室所增多者殆亦附庸并計焉是頌雖曰賜之附庸亦不及四方百里之地矣至戰國之時孟子唯曰今魯方百里者五爾侵并至是尚無方七百里而况

于始封之時乎成王不能行周公之制大司徒地中建王國是即洛邑成王終不能遷而安于西都則周禮一書之不盡行者有矣今以成方十里出草車一乘計之則方百里之國唯有百乘而此曰有車千乘者以此頒不用司馬法出軍之制而言魯地實有之數古者出軍非竭作而出之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而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則又寬優國方百里方里而井井九夫方里百則為方一里者萬為九萬

夫大約三分去一以為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途巷餘六萬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通之則六萬夫之地實三萬夫正應夫三為一屋之義凡三夫之地實一家也則方百里實有三萬家以家一人計之則三萬故曰公徒三萬以大司馬全賦之制計之上地可用者家三人中地家二人下地家一人今通以中地計之則三萬家為七萬五千人正應千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之數詩人所言亦

不過制矣毛傳曰朱英矛飾也滕繩也重弓重于鬯

中也

按原本中誤作弓

箋云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

人持矛中人御小戎云竹閉緄滕又云交韞二弓孔

疏云二矛共束以綠繩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

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樂

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樂鍼

為右

按原本誤作左

曰持矛哀二年衛太子為右曰備持矛

焉毛傳曰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衆也

箋云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
舒無敢當之詩人既鋪張公之功又致其祈願申言
俾爾昌熾壽富髮將白則黃台背釋見大雅行葦老
壽之狀也胥相也相與試驗氣力神色以知壽考詩
人又重複申言所願昌大耆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
所害萬有千者萬而又千也有又同朱曰詹與瞻同
毛傳曰龜山蒙山奄盡也龜蒙二山則盡有之餘東
境甚廣大魯雖不盡有而大畧無不順而相違者荒

畧也至于海邦及淮夷來同無有不率從者此魯侯之功也毛傳曰鳧山繹山禹貢徐州之地魯之所宅雖不盡有大畧包荒之矣毛傳曰南夷荆楚也

按原本楚

訛夷蠻貊蓋戎夷之通稱此謂淮夷之外又有餘蠻貊

故云若順也言之順應曰諾大畧無相違異者魯侯是若謂莫不惟魯侯是若謂順魯侯也雖有福嘏而雜之以禍灾非純嘏也僖公在位久故是頌多言壽毛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許田魯朝宿之邑常

或作嘗在薛之旁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六國
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曰復周公之土是嘗失之
矣往者鄭以壁假許田至是復耶居云者欲其永止
之意耶燕安也令善也其妻令善其母壽考其大夫
士宜咸是有謂保有之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
毛傳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桷椽也孔疏曰
桷與椽是椽之別名奚斯公子魚也有舄者圓而無
琢痕如舄也毛傳曰曼長也碩大也萬民是若民咸

順之無忤也公之正寢曰路寢路者無所不通如路也路寢通接外事君雖居宮中貴乎通達而無壅蔽也衛宏作序曰闕宮頌僖公能復周之宇也不盡詩旨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二十

宋 楊簡 撰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
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那衛宏作毛詩序曰那祀成湯也自微子至於戴公
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
大師以那為首今所存五篇而衛宏惟言十二篇何
也歟補音弋灼切奕澤並同上切昔補音息約切古
也昔有三音一如交錯之錯類篇倉各切注引周官
老牛之角沴而昔一如鳥鵲之鵲說文鵲鳥昔三字
同音一如侵削旁紐削轉為昔故昔削互用楚辭大
招昔與作澤客叶左思魏都賦昔與魄叶又詠史詩

昔與鑿叶左貴嬪楊后文昔與閣叶澤徒各切客克
各切魄白各切用韻皆與詩同特不知於前三音之
中當為何讀詩韻多得之旁紐今定讀如削夕補音
祥龠切左貴嬪楊后文思媚黃姑虔恭朝夕允釐中
饋執事有恪 毛傳曰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
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明堂位曰夏
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縣鼓毛詩鄭箋云置讀曰植
金滕曰植璧夫璧不可植也唯可置之而已故徐音

置然則植置通用歟故鄭讀此置曰植楹謂之柱貫
中而樹之也鞀則楹鼓之小者加兩耳搖之耳還自
擊故曰置立然則音義置植皆通歟或欲作樂先設
置歟爾雅釋詁云那多也此那與專指鞀鼓非謂大
鼓也而箋謂鞀與鼓為二未安下文奏鼓簡簡則大
鼓矣康成不善屬文而好拘故分鞀鼓為二簡簡聲
辨而不雜如簡也衍樂和也箋云烈祖湯也湯孫太
甲也是頌始作則太甲時也後世亦可用之亦可稱

湯孫假格也假格音相近記者不同也格至也來也
湯孫奏樂以來其神歟綏安也神其安我所思而成
之歟湯孫思得烈祖之神至而享之也淵淵鞀鼓之
音小嘒嘒亦小貌風云嘒彼小星比管聲小矣平者

不焦急

按原本
誤作意

又不緩濁也和則衆音諧協舒暢中

平也鼓管皆依磬聲於歎辭赫盛也於是告湯孫曰
此樂盛矣穆穆者和靜微遠之音毛傳曰大鐘曰庸
鐘鼓餘音未已而又續是謂繹如也歎繹也奕盛也

舞者多而盛也周禮謂四方之使者曰國客此雖殷
禮或當同歟不然則殷不異賓客此謂諸侯歟然殷
頌言諸侯曰龍旂十乘曰多辟其辭則重矣夷平也
懌悅也和平而樂也箋云亦不夷懌手言夷懌也自
古在昔之先民有所作為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今
與祭之人亦然詩人於是又曰顧我今烝嘗之祭仍
湯孫之所將奉也將奉出於誠敬夫溫恭也恪也將
也皆此心也此心道心也祖考之所以來格者此也

既和且平者此心所以自古先民之道皆此也所謂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者此也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駸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鷁鷁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韜是承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
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肇音兆史記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
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帝
舜命契為司徒封於商毛傳曰元鳥鳳也諸儒習於

孔子不語怪神而不肯信姜嫄履帝武敏歆簡狄吞
元鳥之卵而生商之事夫天地間怪神之事何所不
有簡冊所載耳目所及若是者多矣子不語怪神乃
門弟子所記孔子亦未嘗斷然曰天下無怪神之事
生民元鳥之詩孔子取焉諸儒則穿鑿為說強使之
無孔子未必如此諸儒為說終不若詩文之明白坦
夷道無所不通故變化無所不有惟知道者信之特
難於言以天下執已見執迹不化者多雖告之多疑

故孔子不言爾自簡狄至湯歷年久矣故謂命元鳥
降生商之上帝曰古帝是時古帝已命武湯域有四
方矣湯者契後世之孫生契所以生湯也域謂包有
之也四方咸命湯后奄有九有蓋湯得四方之心故
四方咸戴之欲以為王九有九州也奄盡也猶言域
四方也特更其辭爾人心所歸即上帝之所命民為
貴君為輕故此謂方命厥后商之先后所以受天命
繼繼承承不危殆者以有武丁孫子繼其後也武丁

為先后之孫子兩言武丁孫子贊美不已也武丁高
宗有武功故曰武王靡不勝易曰高宗伐鬼方說命
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知高宗有武功伐而
克之曰勝建龍旂者十乘謂諸侯來助祭也大禘是
承祭以黍稷為重也鄭箋謂諸侯奉承而進之未安
奉黍稷主婦之職攷特牲按原本作時牡誤少牢禮則然天
子祭禮不存今獨以此文承龍旂十乘而遂以為諸
侯則難詩文固多承連而意別者諸侯助祭為賓於

奉饗非其類韓詩云大祭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者
高宗能安民民安其居故云也肇始也帝小辛帝小
乙之時殷道衰雖不至危殆而四海之心不悅服諸
侯來朝貢者鮮矣至高宗始能得四海歡心始能統
域四海四海諸侯來假假格也格音之訛也至也謂
朝貢也祁祁盛貌箋云員古文作云何或作河字訛
也箋云所云維何乎言殷王受命皆宜百祿是何謂
擔負天之多福箋意謂來假者所云也稱頌歸美之

辭也景明也明言也云言也後篇何天之休何天之
龍皆擔何之義也衛宏作毛詩序曰元鳥祀高宗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
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
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
何天之休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受

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懣不疎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賈維
阿衡實左右商王

方補音方字絕句隕音員娥音嵩撥韓詩作發相急
亮反球音求何上聲下同練音求道在因反共音恭
厖莫邦反懣奴版反蘂五葛反阿衡補音戶郎切史

記商紀叙傳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
衡荀卿賦篇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飭帝
王晉樂章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
隆虞唐

按原本無荀卿賦篇晉樂章二段今從韻補增入

漢書霍光叙傳遭

家不造立帝發王權定社稷中配阿衡左右並去聲
濬深哲明商先王有是德性人所同有物有遷則
昏昧淺近故謂聖賢濬哲商不失濬哲之德故其發
祥也長詩人推本洪水芒芒禹敷治下土盡力溝洫

故地形方正不特畿內而已畿外之國皆修理其疆
畔不云小國獨言大國者有城大國也將大也有城
之女簡狄契母也毛傳曰幅廣也鄭箋曰順當作圓
圓謂周也箋意謂內廣而長其間有城之國方盛大
其女生契堯封之於商天也故曰帝立其子而生商
毛傳曰元王契也桓大撥治也簡狄取元鳥卵吞之
而生契故曰元王桓者有才力之謂撥者分撥也契
治五典五典分撥不亂又畿內外之地不勝其多契

一一辨治故曰桓撥畿外侯國皆當施教而達之諸國皆聽命於契契受小國之請則以是道達之自是內外率循是教而履行之不踰越所教於是遂往審視之則既皆興發而率履焉其躬視與使其屬視則不可必也文王蹶厥生生即興發也謂善心興起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其義同周官大司徒布教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相土繼其職業雖海外之邦亦截截整整不越教典自契以來繼世皆不

違道故天命亦不違商至于湯齊同尊湯而神之如
自天降適當興王之時不遲也湯之德性則聖矣孔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因物有遷者不勝其多矣
多不足以言之其不遷者則不失其本性之聖是謂
聖人而庸人皆不得言聖矣聖生敬敬者不慢易不
放逸之名意動即謂之放逸不動乎意則不遷不放
逸是謂敬禹曰安汝止敬也舜曰惟精惟一敬也伊
尹曰欽厥止敬也止者不動乎意也如此則進德無

疆矣故曰日躋躋升也進也德性清明本不可以升降進退言之以衆人遷於物動乎意滯陷而不能進乎善故以不滯陷而通達無阻者謂之躋升舜言惟精惟一以其進德亦有未精一者故也不精則雜不一則有間間則雜雜則間間雜則遷即動意也然則聖人之進德也至矣非思慮之可言非云為之可執詩曰日躋易曰進德皆因人之常言而言不可執躋進為有意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湯進德如此固自知可以昭格于天而湯心遲遲
不動乎意惟祇敬上帝而已祇敬上帝之心正心也
雖祇敬而不動乎意若夫急於昭假急於事功是動
乎意而遷也何以為聖敬何以能昭假至矣哉遲遲
兩言足以形容聖敬日躋融融怡怡不遷不動之道
心矣維其若是故帝命湯作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
亦曰九有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朝聘之玉也旒者冕
之旒以絲綴之旒在目前目所正視為下國所瞻覩

尊敬也小國大國如此尊敬是天之休命至也故曰
荷天之休謂諸侯歸湯猶未伐桀之時也不競心無
所競也不絀心無所求也無所競無所求不動乎意
而遷也不動乎意故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敷政優優
寬裕從容不迫急也湯之心雖遲遲優優而百祿之
來則適急也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
也夫湯未伐桀未正天子之位而諸侯已如此共貢
故殷為下國之駿厖駿俊也厖厚也諸侯歸仰則湯

為俊咸共貢焉則殷國為厚矣下國畢共是天之寵我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云詩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毛詩作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數徧也諸侯之來致其朝貢者與凡臣民咸進伐桀之謀是謂數奏進也衆進勇說而湯不為震動亦不以為難而有難心亦不懼而竦嗚呼湯之道心安止不動雖若此大事亦不微動此其所以為聖也百祿自總集於湯及其終也湯知下民之罹毒

也深使伊尹五就桀以輔之終不可變又諸侯之咸
歸天命之既至不得已乃奮其武德車載其旆秉
鉞有虔虔敬也雖武而非肆也如火烈烈莫有敢曷
者湯至是行其義亦非動乎意也如四時錯行如日
月代明也此惟得道者自知自信而未得乎道者終
疑也毛傳曰苞本也朱曰藥旁生萌藥也言一本生
三藥也本則夏桀藥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
也湯既征不義桀與三藥皆不得遂其惡九有皆截

截無為亂敗道害民者惟苞有三蘂當除去故既伐
韋顧遂伐昆吾夏桀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
己姓也釋文云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毛傳曰葉世
也為義未明人自少至老歷年之多如葉昔湯之中
年始震動業業於平亂安民信乎為天所子天又降
生卿士曰阿衡伊尹也阿安也衡平也伐桀之謀本
於伊尹相湯伐桀伊尹有安平天下之功故號阿衡
曰卷阿曰阿邱曰阿旁皆人之所安也衛宏作毛詩

序曰長發大禘也劉曰功臣與祭故言伊尹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罽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
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
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槎旅楹

有閑寢成孔安

撻擊也殷之武威撻擊以伐荆楚深入險阻荆之旅衆恐懼保聚也截然不敢微動此湯孫之功緒也衛宏序曰殷武祀高宗也毛無傳然則孫不知何王鄭箋云氏羌在西方饗獻也周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饗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饗歲貢終王終謂世終也箋云世見曰王昔

成湯之時自彼遠夷氏羌猶莫敢不來饗莫敢不來王者曰饗于商王王者曰來朝于商王每每曰商是其常也女荆楚居國南鄉不為甚遠而不饗不王也明其有罪而伐天命衆多之辟建設國都于禹績之中辟君也謂諸國之君也來辟猶曰來王也歲時來朝覲勿使予適于禍也若不來饗不來王則王朝不得已而征伐是使予適于禍也適往也往入于禍患之中也惟當務農勸率稼穡不解周公作無逸首言

知稼穡酒誥曰惟土物愛厥心臧蓋稼穡之心正心也非放逸之心也古聖賢深知治亂之機在此故云夫天命降而監察下民甚嚴言有罪則有灾其有不僭越不淫濫不敢怠荒則天命下國大建厥福毛傳曰封犬也孔疏引定四年左傳封豕長蛇為証商邑翼翼言宮室之盛如鳥羽然四方之所仰是為極如屋極然其所以致四方之歸仰者以有道德之聲靈感服之也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蓋以言夫不可形容

之狀甚矣道德之神且靈也夫道德正而已矣而天下同心之所服焉商之賢王饗國久長見諸無逸故曰壽考且寧惟其壽考故德業益固以保安我子孫升彼景著之大山掄材焉松柏九九然圓而直乃斷而遷之方正而斲之虔敬不敢慢易以松為楮桷而長旅衆也楹柱之衆其間空立者有閑之意廟有寢朱曰此蓋廟始祔而祭之詩也安所以安其神自封建厥福已上其所廟之王在昔訓辭之所有乎高宗

多征伐衛序曰祀高宗或然

